

# 傷 逝

## 悲 憶 韶 華

(上)

### ● 瞿 孫 韶 康

編者按：本文為女作家孫韶康追憶亡夫瞿韶華先生逝世紀念文，瞿韶華先生的平生志事請參閱中外雜誌三五四期八十三頁中外名人傳中瞿韶華小傳。

### 天人永隔悲痛逾恆

瞿華！你離開親愛的家人已經百日子了，在這段陰陽相隔的日子裡，你都在哪兒？又如何過生活？每日三餐我仍然按時送到你面前，你有沒有吃？合不合口味？據說人離開世間，頭七會回家看看，七七也會回家瞧瞧，可是到如今你都沒有一點點動靜，你的妻兒子女，都在悲痛哀傷中盼望，盼望你回家巡視，那怕是短暫的一剎那，我們的心靈也可得到些許慰藉，難道你的靈也隨著肉體消失地無影無蹤？！

孫兒彬彬每天上學出門還是說爺爺再見，下學回家仍然高喊爺爺我回來啦！只要他喜歡的任何物品，都先雙手捧放在你的遺像靈前，每次的陶土作品和圖畫，仍舊是先請

你過目。他喜歡吃的食物，一定先供奉給爺爺，並肅立在你的靈前，先講一段小故事，或唸兩段經文，然後再磕頭大拜，令人心酸落淚，你聽到嗎？你看到嗎？奉送你住進離家最近，環境最寧靜的「華嚴蓮社」，是爲了你回家方便，爲了子女祭拜你便利，你住的習慣嗎？你滿意嗎？全家老小，晝晝夜夜的習慣嗎？你滿意嗎？全家老小，晝晝夜夜，分分秒秒都在哀傷中想念著你。

朋友們來看我，都說我很堅強而達觀，沒在他們面前哭哭啼啼的訴苦，其實，我不但不堅強，而更是個標準的弱者，我禁不起如此巨大的創傷，我承受不了這重大的打擊，我只是爲了避免影響朋友們平靜的心情，不能不咬緊牙關，抑制住我的悲傷與無奈，強作鎮靜。即使是朋友們陪我落下幾滴同情淚，也解除不了我的痛苦，彌補不了我的空虛，更抹不平我的傷痕。每當朋友進入電梯門，我的淚水就波湧難收，癱在床上，濕透了枕頭。

朋友們得到你病故的消息時，都感到非

常意外與突然。電話鈴聲不絕於耳，親自登門者絡繹不絕，近百的花籃陸續送進大門，我茫然不知所措。事前沒將你的病情向朋友們報告，一則是怕麻煩朋友們來探望，再則也怕你精神上受到壓力，所以好朋友們未能晤你最後一面，而對我有不少責言，不知你有沒有感到遺憾，如今我倒有些忐忑不安了。

病菌可能是在很久以前就植入體內，遠在四年半前，看你挺胸抬頭的精神不足，氣色不潤，勸你作次徹底的全身檢查，你認爲例行體檢未久，身體也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故而作罷。或許是公務繁忙所致，所以你勸你休假出國旅遊，紓解一下身心的疲憊，遂於八十年代前往美國，也順便看望女兒。旅遊假滿，在歸途的高空中，發現你右眼皮紅腫，回家後次日拜訪眼科醫生，經點藥熱敷數日，紅腫不但不消，反爾快速增大，文大夫轉介至三軍總醫院，由眼科醫生陳季明實施剝切手術，經化驗報告，竟是壞消息

。文大夫又催速往榮民總醫院，在焦急無奈的情況下，於八十一年二月十四日，轉至榮民總醫院，羅前院長光瑞，帶領你住進病房，並請腫瘤科主任陳博明和你見面，我攔截陳主任醫師於護理站，避開你向他說明手術情形暨化驗結果。未料第一句話他就毫不保留地說：「先作檢查，看情形能治就治，不能治連藥都不用，不會讓我痛苦。」說得既輕鬆又乾脆，聽得我可是天旋地轉眼發黑。辦理住院手續後，便開始各項檢查，抽血、照X光、超音波、腦部掃描、抽取骨髓、核子全身檢查等，無一缺漏。一週過後，獲陳博明主任醫師通知：「檢查結果一切正常，別緊張，沒有生命危險。」這場有驚無險的過程，實令人驚心動魄，拆除手術縫線，即作局部治療，「電子射線」，每天雖僅照射二分四十五秒，但分十七次進行。正在治療中，耳後發現硬塊，醫生非常緊張，另加照射次數，群醫集會，討論研究你這罕見的病例，治療中心顏主任也說：「此症發生在眼皮上，在醫學文獻上還沒有記載。」

### 憂憂喜喜病情難測

八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又獲陳主任醫師佳音：「耳後硬塊並非淋巴瘤，應看耳鼻喉科醫生。」雖是如此喜訊，我只是暫時的輕鬆，而你卻認為自己是擊不倒的幸運者，對任何勞累都不介意，球場上的運動，無分陰雨太陽晒，仍然繼續。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二

日，耳後硬塊復發且增大，切片化驗又非良性，十一月五日住進榮總一九二病房，十一月八日切除，開始服用「A酸」藥丸，再作全身一系列的檢查，結果也沒發現異常，這次的警報又告解除。因有多次的僥倖，你對病情更不在乎，時時刻刻提醒你，千萬不能勞累。女兒回國述職前，也曾設法向諸多醫生請教，應如何保養才能使病情不生變化，亦勸你清心靜養。因此症是免疫系統功能失調，易受外界感染，清靜衛生的環境很重要，不慮不愁，最好打坐，對外界諸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最為有利。我亦曾聆聽多位中西名醫的演講，並翻閱各類有關此症的醫學報章雜誌，皆謂忌勞累，尤其不能感冒，我們苦口婆心的勸你，卻難生效。

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因住家搬遷，早在半年前，我就把家中雜物收拾清楚，書籍分門別類，一箱箱的裝妥，部份分贈朋友，部份淘汰，你仍唯恐有誤，又親自檢閱，白天怕遭阻攔，趁著夜晚，獨自鑽進書房悄悄的工作，不料搬家後第二天，耳後硬塊又再度復發，全身不適且發燒，十二月二十日，又以「電子射線」治療。在治療當中，選到三軍軍官俱樂部參加孫院長的祝壽酒會。

十二月二十四日，你堅持前往台南，參加潮海大哥的喪禮公祭。因係聖誕節前夕，交通一路堵塞，清晨出發，到達時天色已暗，剛進房門，即接女兒哭泣電話：接獲榮總

醫生追蹤電話，催爸趕快住院，並說生命只有六個月的存活期。我聽得轟然無語，放下聽筒並未哼聲，連隨行的兒子都沒告訴，怕他不小心溜了嘴。仍按原計劃，參加第二天上午八時半的公祭，當日返回，到家時已是晚餐時刻，餐畢將住院所需衣物準備妥當，還是以平常時的口吻說：「明天咱們又該去醫院作次徹底的追蹤檢查吧！」你毫無猶豫，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再住進榮總病房，檢查結果報告仍無發現異狀，醫生頗感意外，但加添了每週三針的「干擾素」注射劑。因每次住院檢查時，醫生都批准回家住宿；也許是因此，你就以為病情沒什麼嚴重，實在也是醫學方面的常識太缺乏，所以不懂得養病之道。國史館一整天的會議你主持，在「楓橋渡假村」舉行的歲末聯歡會你參加，有關的公事會議，以及校友會、同鄉會、朋友們的婚喪喜慶，你都不願缺席，球場上的運動也不肯停止。果不然，八十三年四月十日，耳後硬塊重現，醫囑立刻住院，但你偏要先到立法院備詢，我以輕言重語再三勸你，先治病要緊，你卻無動於衷的說：「不去就顯得對立法委員不尊重。」我說：「既然正向層峯辭職中，何必還要認真。」你非常鄭重的說：「我不接受立委的質詢會有後遺症，我總不該給國史館留下麻煩吧？」這是你任事的哲理。你接受了一大整天的審詢，相當疲累，但你不承認。

第二天到醫院，陳醫生開口第一句：「

我現在沒什麼好的治療方法。」是治是不治，叫我作決定，我頓覺既然如此，又何必電話急催住院，這種生死攸關的難題，那一個病患的家屬敢做出果斷的決定？我呆若木雞，醫生看我沒表情，也就恢復了正常的口吻說：「只好加重藥量。」便處以三百萬高單位的「干擾素」，以每日注射一針的方式治療，這時兒子不完全同意，但無良策，只好電藥商，請速將藥送至病房。但連續使用四五針後，你就腰酸難忍，第八針食慾大減昏睡，第九針白血球降至四千一百，我非常焦急緊張，第十針你飲食不進且昏迷，我考慮再三，斷然決定向醫生要求停用「干擾素」注射劑，理由是副作用太強。醫生頗不以爲然，且怒容於面，並堅稱是病情惡化。我在情急之下到姜副院長辦公室，向姜前副院長必寧，除報告病人病情外，即詳述請求停用「干擾素」的理由。「陳主任既已肯定是病情惡化而危急絕望，注射『干擾素』不進飲食且昏迷，用不用『干擾素』都是絕望，最後得同一結果，又何必讓病人忍受雙重痛苦。」感謝姜副院長很同情我的道理，即請醫生停用「干擾素」注射劑，我即刻將此昂貴的藥物由冰箱取出贈送給醫院，可給需要的病人免費注射，我也就安心的坐在你的床頭邊，將食物一點一點的送入你口中，兒子站在床邊，彎著腰不停地給你作全身按摩，我低聲問你，覺得如何？你呼了一口長氣，現在舒服多了！一股暖流立即注入我的心房，

絕望中的欣慰是多麼的可貴！

### 調理餐飯奇蹟出現

爲了讓你體力恢復，只好在飲食質量調配上多下工夫，夜間進廚房燒煮，次日上午將飯菜一盤一碗的端到你面前，你胃口漸開，食量一天天的增加，體力也一天天的進步。體重上升，很快就自己起床、站立、走動，一切自如，我落在鍋底一串串的淚珠居然沒有白流。醫生看在眼裡，勸我先接你回家看一看，重溫一下家中事物，和親人們敘一敘，免得又爬不起床時想回家辦不到而遺憾，醫生如此善意，倒也不好違背，可是對你該怎麼說呢；突然我靈機一動；「詔華！今晚的菜我沒準備，我們到『圓山飯店圓苑廳』換換口味如何？」你非常高興，立即撥電話邀蕙若姪女全家用餐，你胃口大開，吃得非常滿意。

餐後返回病房，精神更顯愉快，第二天陳主任查病房，我向他謊報回家的情形時，他也很高興，連聲說對對對，以爲我這個病患家屬和他如此合作。詔華！我謊言騙了醫生，而更騙了你。兒子說我騙的很有道理，女兒知道你又住院，特請假探視父親，由中正機場直奔榮總病房，你喜出望外，精神體力恢復地驚人快速，八十三年五月十日，正式出院回家。

精神體力雖已恢復正常，例行的追蹤檢查，從未延期馬虎，因每次的檢查都很正常

，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陳主任醫生居然忍不住的問，你給他用過什麼藥？我當然沒敢據實作答。在醫生懷疑的情況下，縮短追蹤距離，反反覆覆作更深度的檢查。八十四年三月十六日，陳博明主任竟脫口而出：「恭喜！奇蹟出現，這就算好了，可出國旅行」。我說不敢大意，他還強調沒問題，並說短程的日本應該沒問題。你聽得很高興，以爲真會一勞永逸。我可沒那麼輕鬆樂觀，從到榮民醫院第一天開始，就是鬆鬆緊緊，一二次的判刑，有時刑期長，有時刑期短，也曾被判極刑，屢次的被判刑，又屢次的被赦免。

對每次順利的過關，我都會覺得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原因是你太不注意休養，不珍惜自己的健康，總認爲耳後長個小包，割除治療幾次，並不影響日常生活，所以就不在乎。

八十四年五月五日，行政院的老同事徐紹儀先生由美回國，上午十時他來家看望你，聊天敘舊，聊至中午到「御書園」吃牛排，餐後再一同回家，喝茶吃水果，仍繼續聊，我曾兩度提醒你回房休息片刻。暫由我奉陪幾分鐘，你一定不肯，認爲那樣太失禮。連續靜坐長達五個多小時，夜晚即出狀況，腸子成了靜止狀態，痛苦難忍，急給榮總內科部主任李壽東醫師試撥電話，雖值深夜，感謝李主任仍慨允幫忙，渡過了難關。（未完待續）